人事部八

警世

唐咸通中荆中有書生號唐五經者學識精博實曰鴻儒旨趣甚高人所師仰聚徒五百輩以束脩自給優游卒歲有西河濟南之風幕寮多與之游常謂人曰不肖子弟有三變第一變爲蝗虫謂鬻莊而食也第二變爲蠹魚謂鬻書而食也第三變爲大虫謂賣奴婢而食也三食之輩何代無之 北窓鎻言

朱新仲舍人常云人生天地間壽夭不齊姑以七十爲

率十歲爲兒童父母膝下視寒煖燥濕之節調乳哺衣食之宜以須成立其名曰生計二十爲丈夫骨強志健問津名利之疆秣馬厲兵以取戰勝如驥子伏櫪意在千里其名曰身計三十至四十日夜注思擇利而行位欲高財欲厚門欲大子息欲盛其名曰家計五十之年心怠力疲俯仰世間智術用盡西山之日漸逼過隙之駒不留當隨緣任運息念休心善刀而藏如蠶作繭其名曰老計六十以往甲子一周夕陽啣山倏爾就木內觀一心要使絲毫無慊其名曰死計朱公每語人以身計則喜以家計則大喜以老計則不荅以死計則不勝

眞不平事

大笑且曰予之計拙也朱計不勝笑者之衆則亦自疑其拙曰豈皆惡老而諱死耶因爲南華長老作大死庵計遂識其語予之年齡踰七望八當以書紳云

少時見前輩一説云富人有子不自乳而使人棄其子而乳之貧人有子不得自乳而棄之以乳他人之子富人懶行而使人肩輿貧人不得自行而又肩輿是皆習以爲常而不察之也天下習以爲常而不察之者推此亦多矣而人不以爲異悲夫甚愛其論後乃得之於晁以道客語中故謹書之益廣其傳 俱捜採異聞録

范文正公云常調官好做家常飯好喫余謂人能甘於

喫家常飯然後甘於做常調官鶴林玉露

名園甲第力不能有歌童舞女婦不能容高文大冊才不能爲高官厚祿命不能做放翁戲言也癸辛雜識

奇談

嘗有三老人相遇或問之年一人曰吾年不可記但憶少年時與盤古有舊一人曰海水變桑田時吾輒下一籌爾來吾籌已滿十間屋一人曰吾所食蟠桃棄其核於崑崙山下今已與崑崙齊矣以予觀之三子者與蜉蝣朝菌何以異哉

桃符仰視艾人而罵曰汝何等草芥輒居我上艾人俯

而應曰汝已半截入土猶爭高下乎桃符怒往復紛然不已門神解之曰吾輩不肖方傍人門戶何暇爭閑氣耶請妙總大士著此一轉語

有二措大相與言志一云我平生不足惟飰與睡耳他日得志當吃飽飯了便睡睡了又吃飯一云我則異於是當吃了又吃何暇復睡耶吾來廬山聞馬道士嗜睡於睡中得妙然吾觀之終不及彼措大得吃飯三昧也

潞公坐客有言新義極迂恠者公笑不答久之曰頗嘗記明皇坐勤政樓上見釘校者上呼曰朕有一破損平天冠汝能釘校否此人既為完之上曰朕無用此冠以

與汝為工直其人惶恐謝拜上曰俟夜深閉門後獨自戴甚無害也倶東坡志林

滑稽

武帝欲殺乳母乳母告急於東方朔朔曰帝忍而愎旁人言之益死之速耳汝臨去但屢顧我我當設奇以激之乳母如言朔在帝側曰汝宜速去帝今巳大豈念汝乳哺時恩邪帝愴然遂舍之西京雜記

玄宗問黃幡綽是勿兒得人憐是勿兒猶言何兒也對曰自家兒得人憐特楊貴妃寵極中宮號祿山為子肅宗在春宮常危懼上聞幡綽言俛首久之上又嘗登苑北樓望渭水見一醉人臨水臥問左右是何人左

右不知將遣使問之幡綽曰是年滿令史上問曰汝何以知對曰更一轉入流上笑而止上又與諸王會食王對御座歎一口飯直及龍顔上曰寧哥何故錯喉幡綽曰此非錯喉是歎噎 因話録

有人説李褒建節晉州表兄武恭性誕妄又稱好道及蓄古物遇褒生日無餉遺乃箱擎一故皂襖子與褒云此是李令公收復京師時所服願尚書功業一似西平褒以書謝後聞知恭生日箱擎一破襆頭餉恭曰知兄深慕高真求得一洪崖先生初得仙時襆頭願兄得道一如洪崖賓僚無不大笑余嘗讀謝綽宗拾遺録云江

夏王義恭性愛古物常遍就朝士求之侍中何勗已有所送而王徵索不已何甚不平嘗出行於道遇狗枷敗犢鼻乃命左右取之還以箱擎送之牋曰承復須古物今奉李斯狗枷相如犢鼻此頗與寰恭相類耳 因話録

嘲戲

令狐趙相鎮維揚與張祜狎燕公行令曰上水船風又急帆下人須好立祜曰上水船船底破好看客莫椅㮓檝言

魏鶴山天寶遺事詩云紅錦綳盛河北賊紫金盞酌壽王妃美成晚歲郎當曲正是三郎快活時俗所謂快活

絕妙

三郎者即明皇也小說載明皇自蜀還京以駝馬載珍玩自隨明皇聞駝馬所帶鈴聲謂黃幡綽曰鈴聲頗似人言語幡綽對曰似言三郎郎當三郎郎當明皇愧且笑 鶴林玉露

姚峴有文學而好滑稽遇機即發姚僕射南仲廉察陝郊峴初釋艱服候見以宗從之舊延於中堂吊訖未語及他事陝當兩京之路賓客謁無時門外忽有投刺者云李過庭僕射曰過庭之名甚新未知誰家子弟客將左右皆稱不知又問峴知之否峴初猶俛首嚬眉頃之自不可忍斂手言曰恐是李趨兒僕射久方悟而大笑

因話錄

唐王中令鐸重德名家位望崇顯率由文雅非定亂之才鎮渚宮爲都統以禦黃巢寇兵漸近先是赴鎮以姬妾自隨其內未行本以妬忌忽報夫人離京在道中令謂從事曰黃巢漸以南來夫人又自北至旦夕情味何以安處幕寮戲曰不如降黃巢公亦大笑 北夢瑣言

盧肇丁稜之及第也先是放榜訖則須謁宰相其導啓詞語一出榜元者俯仰疾徐尤宜精審時肇首冠有故不至次乃稜也稜口吃又形體小陋及引見則俛而致詞意本言稜等登科而稜赧然發汗鞠躬移時乃曰稜

等登稜等等登竟不發其後語而罷左右皆笑翌日友人戲之曰聞君善筝可得聞乎稜曰無之友人曰昨日聞稜等登稜等登豈非筝之聲乎 王泉子

王文康公苦淋百療不差洎爲樞密副使疾頓除及罷而疾復作或戲之曰欲治淋疾唯用一味樞密副使仍須常服始得不發梅金華詢久爲侍從急於進用晚年多病石參政中立戲之曰公欲安乎唯服一清涼散即差也蓋兩府在京許張青蓋耳 東軒筆録

石參政中立性滑稽天禧中爲員外郎時西域獻獅子畜於御苑日給羊肉十五斤嘗率同列往觀或曰彼獸

也給羊肉乃爾吾輩忝預曹郎日不過數斤人翻不及
獸乎石曰君何不知分也彼乃苑中獅子吾曹園外狼
耳安可並邪　墨客揮犀

章郇公得象與石資政中立素相友善而石喜談諧嘗
戲章云昔時名畫有戴松牛韓幹馬而今有章德象也
世言閩人多短小而長大者必爲貴人郇公身既長大
而語聲如鐘豈出其類者是爲異人乎其爲相務以厚
重鎮止浮競時人稱其德量

景祐中有郎官皮仲容者偶出街衢爲一輕浮子所戲
遽前賀云聞君有臺憲之命仲容立馬媿謝久之徐聞

其何以知知之對曰今新制臺官必用僻姓者故以君姓知之爾蓋是時三院御史乃仲簡論程掌禹錫也聞者傳以爲笑

晏元獻公以文章名譽少年居富貴性豪俊所至延賓客一時名士多出其門罷樞密副使爲南京留守時年三十八幕下王琪張亢最爲上客亢體肥大琪目爲牛琪瘦骨立亢目爲猴二人以此自相譏誚琪嘗嘲亢曰張亢觸墻成八字亢應聲曰王琪望月叫三聲一坐爲之大笑 俱歸田録

田元鈞狹而長魚軒富彥國女弟闊而短在館中石曼

劉貢父知長安妓有茶嬌者以色慧稱貢父惑之事傳一時貢父被召造朝茶遠送之貢父爲夜宴痛飲有別詩曰畫堂銀燭徹宵明白玉佳人唱渭城唱盡一盃須起舞關河風月不勝情至闋永叔直出道者院去城四十五里迎貢父貢父適病酒未起永叔曰何故未起貢父曰自長安路中親識留飲頗爲酒病永叔戲之曰貢父非獨酒能病人茶亦能病人多矣 過庭録

王定國寄詩於東坡荅書云新詩篇篇皆奇老拙此回真不及矣窮人之具輙欲交割與公魏道輔見而笑曰定國亦難作交代秖是且權攝耳 墨莊漫録

蘇子由在政府子瞻爲翰苑有一故人與子由兄弟有舊者來干子由求差遣久而未遂一日來見子瞻云望內翰以一言爲助公徐曰舊聞有人貧甚無以爲生乃謀發冢遂破一墓見一人裸而坐曰爾不聞漢世楊王孫乎裸葬以矯世無物以濟汝也復鑿一冢用力彌艱旣入見一王者曰我漢文帝也遺制壙中無納金玉器皆陶瓦何以濟汝復見有二冢相連乃穿其在左者久之不透見一人曰我伯夷也瘠羸面有饑色餓於首陽之下無以應汝之求其人歎曰用力之勤無所獲不若更穿西冢或冀有得也瘠羸者謂曰勸汝别謀於他所

汝視我形骸如此舍弟叔齊豈能為人也故人大笑而去 墨莊漫録

魯直戲東坡曰昔王右軍字為換鵞字韓宗儒性饕餮每得公一帖於殿帥姚麟換羊肉十數斤可名二丈書為換羊書東坡大笑一日公在翰苑以聖節製撰紛冗宗儒日作數簡以圖報書使人立庭下督索甚急公笑謂曰傳語本官今日斷屠 侯鯖録

呂丞相微仲性沉厚剛果遇事無所為屈身幹長大而方望之偉然初相蘇子瞻草麻云果藝而達兼孔門三子之風直大以方得坤爻六二之動蓋以戲之微仲終

身以為恨言固不可不眘也

元祐初用治平故事命大臣薦士試館職多一時名士在館率論資考次遷未有越次進用者皆有滯留之歎張文潛晁無咎俱在其間一日二人閱朝報見蘇子由自中書舍人除戶部侍郎無咎意以為平緩曰子由此除不離核謂如果之粘核者文潛遽曰豈不勝汝枝頭乾乎聞者皆大笑東北有果如李每熟不得摘輙便槁土人因取藏之謂枝頭乾故云 石林燕語

一相士黄生見魯直懇求數字取信為遊謁之資魯直大書遺曰黄生相予官為兩制壽至八十是所謂大葫

蘆種也一笑黄生得之欣然士夫間莫觧其意光祖見魯直因問之黄笑曰一時戯謔耳某頃年見京師相國寺中賣大葫蘆種仍背一葫蘆甚大一粒數百錢人競買至春種結仍乃瓠爾盖譏黄術之難信也 過庭録

建中間京西都運宋喬年以遺逸舉授文林郎李方叔以詩嘲之曰文林換却山林與誰道山人索價高晁以道嘲之曰處士何人爲作牙盡携猿鶴到京華今朝老子成長笑六六峯前只一家聞之於黄元道孰古 懶真子

唐人言冬烘是不了了之語故有主司頭腦太冬烘錯認顔標䇿魯公之言人以爲戯談今蜀人多稱之崇寧

未安國同爲郎成都人詹其爲諫官故以安國嘗建言
移寺省上章擊之其辭畧曰謹按某官人才闒冗臨事
冬烘蓋以其蜀人聞者無不笑之安國性隱而口吃每
戟手躍于衆曰吾不辟譴逐但冬烘爲何等語於是傳
之益廣遂目爲冬烘公 避暑録

有一故相遠派在姑蘇嘗嬉遊書其壁曰大丞相再從
姪某嘗遊有士人李璋素好俳諧題其傍曰混元皇帝
三十七代孫李璋繼至 夢溪筆譚

吳元中丞相在辟雍試經義五篇盖用字說援據精博
蔡京爲進呈特免省赴庭試以爲學字說之勸及作相

上章乞復春秋科反攻王氏徐擇之時爲左相語人曰吳相此舉雖湯武不能過客不觧擇之曰逆取而順守元中甚不能平

王嘉叟自洪倅召爲光祿丞李德遠亦召爲太常丞一日相遇於景靈幙次李謂王曰見公告詞云其鐫月廪仍褫身章謂通判借牙緋入朝則服緑又俸薄也王荅之曰亦見君告詞矣李曰云何曰具官李浩但知健羨不揆孤寒既名右丞之名又字元樞之字盖謂史丞相張魏公也滿坐皆笑　俱老學菴筆記

秦檜以紹興十五年四月丙子朔賜第望僊橋丁丑賜

伶亦佳人搢紳愧矣

銀絹萬匹兩錢千萬綵千縑有詔就第賜燕假以教坊優伶宰執咸與中席優長誦致語退有參軍者前褒檜功德一伶以荷葉交倚從之詼語雜至賓歡既洽參軍方拱揖謝將就椅忽墜其幞頭乃總髮爲髻如行伍之巾後有大巾鐶爲雙疊勝伶指而問曰此何鐶曰二勝鐶遽以朴擊其首曰爾但坐太師交椅請取銀絹例物此鐶掉腦後可也一坐失色檜怒明日下伶於獄有死者於是語禁始益繁茵燁令衿等吻禍盖其末流焉程史

紹興乙卯以旱禱雨諫議大夫趙霈上言自來祈禱斷屠止禁猪羊今後請并禁鵞鴨時胡致堂在西掖見之

笑曰可謂鵞鴨諫議矣聞虜中有龍虎大王請以鵞鴨諫議當之嘉定中察院羅相上言越州多虎乞行下措置多方捕殺正言張次賢上言入盤嶺乃禁中來龍乞禁人行太學諸生遂有羅擒虎張尋龍之對　鶴林玉露

紹興末謝景思守括蒼司馬李思佐之皆名伋劉季高以書與景思曰公作守司馬九作倅想郡事皆如律令也聞者絶倒

紹興末朝士多饒州人時人語曰諸公皆不是癡漢又有監司發薦京官狀以闕節欲與饒州人或規其當先孤寒監司者憤然曰得饒人處且饒人時傳以爲笑

徐敦立侍郎頗好譏紹興末嘗爲予言柳子厚非國語之作正由平日法國語爲文章肴得熟故多見其疵病此俗所謂没前程者也予曰東坡公在嶺外特喜子厚文朝夕不去手與陶淵明並稱二友及北歸與錢濟明書乃痛詆子厚時令斷刑四維貞符詩篇至以爲小人無忌憚者豈亦由朝夕紬繹耶恐是非國語之報敦立爲之抵掌絶倒 俱老學庵筆記

虞雍公名文以西掖贊督議既郤逆亮於采石還至金陵謁葉樞密義問于玉帳留鑰張忠定燾及慕屬馮校書方洪檢詳邁在焉相與勞問江上戰拒之詳天風欲

雪因留卵飲酒方行流星警報沓至蓋亮已懲前衂將
改圖瓜洲坐上皆恐謂其必致怨於我也時劉武忠錡
屯京口病且亟度未必可倚議遣幕府合謀支敵衆以
雍公新立功咸屬目葉四顧久之酌巵醪以前曰馮洪
二君雖叅帷幄實未履行陣舍人威名方新士卒想望
勉爲國家卒此勳業義問與有賴焉雍公受巵起立曰
某去則不妨然記得一小語敢爲都督誦之昔有人得
一鼈欲烹而食之不忍當殺生之名乃熾火使釜水百
沸横篠爲橋與鼈約曰能渡此則活汝鼈知主人以計
取之勉力爬沙僅能一渡主人曰汝能渡橋甚善更爲

我渡一遭我欲觀之僕之此行無乃類是乎席上皆笑已而雍公竟如鎮江亮不克渡而弑自此簡上知馴致魁柄鼈渡本諺語或以爲蟹其義則同

中都有談天者居於觀橋之東日設肆于門標之曰看命司其術稍售其徒憎之曰司者有司之稱一妄庸術乃以有司自命豈理也哉相與謀訟之一人起曰是不難我能使之去且日徙居其對衢亦易其標曰看命西司過者多悟而笑其人愧赧亟撤不敢留伎流角智軋敵乃有諭於不言者亦可謂巧矣書之以資善謔 俱程史

會稽富人馬生以入粟得官號馬殿幹喜賓客有姬美

艷能歌時出佐酒客有梁縣丞者頗黠因與之目成一旦馬生殂姬出梁捐金得之它日置酒觴客陳無損益之在坐酒酣舉盃屬梁曰有儷語奉上梁諦聽之郎琅然高倡曰昔居殿幹之家爰喪其馬今入縣丞之室毋遊我梁一坐大呼咲而主人憮然不樂無幾梁亦死焉人尤無損之戲然聞者亦可以警也 癸辛雜識

巧對

冦莱公在中書與同列戲云水底日為天上日未有對而會楊大年適來白事因請其對大年應聲曰眼中人是面前人一座稱為的對 歸田録

梅聖俞以詩知名三十年終不得一館職晩年與修唐書成未奏而卒士大夫莫不歎惜其初受勑修唐書語其妻刁氏曰吾之修書可謂猢猻入布袋矣刁氏對曰君於仕宦亦何異鮎魚上竹竿耶聞者皆以爲善對 歸田録

韓縝爲秦州酷暴少恩以賊殺不辜去官秦人語曰寧逢暴虎不逢韓玉汝玉汝縝字也孫臨最善滑稽尤善對或問曰莫逢韓玉汝當以何對臨應聲曰何怕李金吾天下以爲口實 東坡志林

東坡帥杭一日與徐璹坐雙檜堂指二檜吟曰二疏坐

漢去時以兄弟皆補外喻也璹應聲曰大老入周來對偶既親切又善迎合公大喜 泊宅編

東坡曰世間之物未有無對者皆自然生成之象雖文字之語但學者不思耳如劉蕡下第我輩登科則其前有雍齒且侯吾屬何患太宗曰我見魏徵常媚嫵則德宗曰人言盧杞是奸邪 冷齋夜語

陳繹晚爲敦朴之狀時謂之熱熟顏回熙寧中台州推官孔文仲舉制科庭試對策言時事有可痛哭太息者執政惡而黜之繹時爲翰林學士語於衆曰文仲狂躁眞杜園賈誼也王平甫笑曰杜園賈誼可對熱熟顏回

合坐大噱繹有慙色杜園熱熟皆當時鄙語 東軒筆錄

紹聖中蔡京館遼使李儼盖泛使者留館頗久一日儼方飲忽持盤中杏曰來未花開如今多幸京即舉梨謂之曰去雖葉落未可輕離

蔡攸初以淮康節領相印徽宗賜曲宴因語之曰相公公相子盖是時京爲太師號公相攸即對曰人主主人翁其善爲諧給如此

張子韶對策有桂子飄香之語趙明誠妻李氏嘲之曰露花倒影柳三變桂子飄香張九成

蜀人任子淵好譚鄭宣撫剛中自蜀召歸其實秦會之

欲害之鄭公治蜀有惠政人猶覬其復來數日乃聞秦
氏之指人人大息衆中或曰鄭不來矣子淵對曰秦少
恩哉人稱其敢言
曹詠爲浙漕一日坐客言徽州汪王靈異者詠問汪王
若爲對有唐未夫者在坐遽曰可對曹漕詠以爲工遂
愛之曾覿字純甫偶歸正官蕭鷓巴來謁旣退復一客
至其所狎也因問曰蕭鷓巴可對何人客曰正可對曾
鶵脯覿以爲嫚巴大怒與之絶然鷓巴北人實謂之札
八
予嘗與查元章讀太宗實録有侯莫陳利用者予問有

對否元章曰昨虜使有烏古論思謀可對也予曰虜人姓名五字者固多矣元章曰不然僕莫陳可析爲三姓烏古論亦然故爲工也

俱老學庵筆記

胡世將成公爲中書舍人兼權給事中與張燾子公同省後省一日胡將上馬忽内逼乃解衣登厠張戲之曰解衣脫冕而行舍人給事取急同音欲尋屬對無有其事後李彌大似矩以尚書知平江府似矩常爲宣撫使趙九齡次張忽云子公之句吾有對矣可對棄甲曳兵而走宣撫尚書常輸同音聞者莫不大笑且以爲的對盖似矩爲帥臣常爲賊所窘也

墨莊漫録

說類卷之三十八終

說類卷之三十九

人事部九

毀譽

莊子言舉天下譽之不加勸舉天下非之不加沮又曰與其譽堯而非桀不若兩忘而化其道自我言雖天下不能易自人言雖堯桀無與辨處毀譽者如是亦足矣乎曰此非忘毀譽之言不勝毀譽之言也夫莊周安知有毀譽哉彼蓋不勝天下之顛倒反覆於名實者故激而爲是言耳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毀譽之來不考其實而逆以其名折之

以求其當雖三代無是法也進九官者視其所譽以為賢斥四凶者審其所不與爲罪如是而已矣此中道而人之所常行也至於所不能勝則孔子亦無所柰何置之而不言置而不言與夫無所勸沮而忘之自所以深著其不然也孔子正言之莊周激言之其志則一爾叔孔武孫毀孔子於朝何傷於孔子乎 避暑録

釋憾

呂惠卿與王荆公相失惠卿服除荆公爲宫使居鍾山以啓請和荆公謝之今具載于此呂書曰惠〻卿啓合乃相從疑有殊於天屬折雖或使殆不自於人爲然以情論

形則已析者宜難於復合以道致命則自天者詎知其
不人如其叨蒙一臂之交謬意同心之列忘懷履坦失
戒同巖關弓之泣非踈碾足之辭未巳而濫言皆逹茀
氣並生旣莫知其所終茲不疑於有敵而門墻責善數
移兩觧之書殿陛對休親奉再和之詔固其願也方且
圖之重罹苦塊之憂遂稽竿牘之獻然以言乎昔則一
朞之過不足害平生之歡以言乎今則八年之間亦將
隨數化之改內省凉薄尚無細故之嫌仰揆高明夫何
借惡之念恭惟　觀文特進相公知德之奧逹命之情
親踈宜於所同憎愛融於不有氷炭之息豁然儻示於

至恩桑榆之收繼此請圖於改事側躬以待唯命之從荆公荅曰安否啓與公同心以至異意皆緣國事豈有他哉同朝紛紛公獨助我則我何憾於公人或言公吾無預焉則公亦何尤於我趨時便事吾不知其說焉考實論情公亦宜照於此開諭重悉覽之悵然昔之在我誠無細故之疑今之在公尚何舊惡足念然公以壯烈方進爲於聖世而某薾然衰疾將待盡於山林趨捨異事則相煦以濕不若相忘之愈也趍召想在朝夕唯良食自愛荆公巽言自解如此東軒筆録

崇寧二年霍侍郎端友牓吾爲省試點檢官安樞密處

一本吾

厚主文與先君善一見以子弟待吾處厚前坐紹聖間從官放歸田里至是以兵部尚書召還朝中嘗夜召吾語因曰吾更禍重矣將何以善後吾曰公不聞藺相如廉頗郭汾陽李臨淮張保皐鄭年事乎縉紳之禍連結不解非特各敝其身國亦敝矣公但能一切忘舊怨以李文饒爲戒禍何從及處厚意動矍然起執吾手步庭下時正月望夜月正中仰視星斗燦然以手指天曰此實吾心因問此六人大畧曰四人者吾知之獨不記保皐與年爲何事吾言杜牧之所書新史畧載之矣還坐室中取唐書檢視久之曰吾未有策題便當著此以信

吾志遂論六人以策進士　避暑録

范致虛謙叔與蔡元長相迮久屢閒散宣和初自唐州方城召還提舉寶籙宮未幾執政時元長以五日一造朝居西第乃與謙叔釋憾一日觴於西園主禮勤渥元長作詩見意云一日趨朝四日閒荒園薄酒願交驩三峯崛起無平地二派爭流有激湍極目蓁蕪多野蔓忘憂魚鳥自波瀾滿船載得圭璋重更掬珠璣洗眼看三峯二派雖皆園中景盖有激而云時罷政未久王黼灵素師成輩方盛也　墨莊漫録

王武恭公德用貌奇偉色如深墨當時謂之黑王相公宅在都城西北隅善撫士卒得軍情以其貌異所過閭里皆聚觀蘇儀甫爲翰林學士嘗密疏之有宅枕乾崗貌類藝祖之語仁宗爲留中不出孔道輔爲中丞繼以爲言遂罷樞密使知隨州謝賓客雖郡官不與之接在家亦不與家人語如是踰年起知曹州始復語人以爲善處謗也 石林燕語

不修舊怨

范蜀公欲斬趙清獻

趙清獻爲御史力攻陳恭公范蜀公知諫院力救之清獻遂併劾蜀公黨宰相懷其私恩蜀公復論御史以陰

君子動氣如此

事誣人是妄加人以死罪請下詔斬之以示天下熙寜初蜀公以時論不合求致仕或欲遂謫之清獻不從或曰彼不嘗欲斬公者耶清獻曰吾方論國事何暇恤私怨方蜀公辯恭公時世固不以為過至清獻之言聞者猶歎服云 石林燕語

報德不同

王延政據建州令大將章某守建州城嘗遣部將剌事于軍前後期當斬惜其才未有以處歸語其妻其妻連氏有賢智私使人謂部將曰汝法當死急逃乃免與之銀數十兩曰徑行無顧家也部將得以潛去投江南李

主以隸查文徽麾下文徽攻延政部將適主是役城將陷先騐城中能全連氏一門者有重賞連氏使人謂之曰建民無罪將軍幸赦之妾夫婦罪當死不敢圖生若將軍不釋建民妾願同百姓死誓不獨生也詞氣感慨發于至誠不得已爲之戢兵而入一城獲全至今連氏爲建安大族官至卿相者接踵皆連氏後也又李景使大將胡則守江州江南國下曹翰以兵圍之三年城堅不可破一日則怒一饔人鱠魚不精欲殺之妻其遽止之曰士卒守城累年矣暴骨滿地柰何以一食殺士卒耶則乃捨之此卒夜縋城走投曹翰具言城中虛實先

是城西南依嶮素不設備卒乃引王師自西南攻之是夜城陷胡則一門無遺類二人者其爲德一也何其報効之不同 夢溪筆談

忿怨

温庭筠有詞賦盛名初從鄉里舉客遊江淮間楊子留後姚勗厚遺之庭筠少年其所得錢帛多爲狹邪所費勗大怒笞且逐之以故庭筠不中第其姊趙顓之妻也毎以庭筠下第輙切齒於勗一日廳有客温氏偶問誰氏左右以勗對温氏遽出廳事執勗袖大哭勗殊驚異且持袖牢固不可脫不知所爲移時温氏方曰我弟年

少宴遊人之常情柰何咎之迄今遂無有成安得不由汝致之遂大哭久之方得觧脫舁歸憤訝竟因此得疾而卒　王泉子

處勢害人者可戒

盧多遜南遷朱崖逾嶺憩一山店店嫗舉止和淑頗能談京華事盧訪之嫗不謂盧也曰家故汴都累代仕族一子事州縣盧相公違法治一事子不能奉誣竄南方到方周歲盡室淪喪獨殘老軀流落居此意有所待盧相欺上罔下倚勢害物天道昭昭行當南竄未亡間庶見於此以快宿憾爾因號呼泣下盧不待食促駕而去　澠水燕談

輕詆

夏侯相孜與王生同在塲屋王生有時價孜且不侔矣嘗落第偕遊於京西鳳翔連帥館之一日從事有宴召焉酒酣從事以骰子祝曰二秀才若俱得登第當擲堂印王生自負才雅如有德色怒曰吾誠淺薄與夏侯孜同年乎不悅而去孜及第累官至宰相王竟無所聞孜在蒲津王生之子不知其故偶獲孜與父平昔所嘗往來箋札累十幅皆孜手迹也欣然挈之以謁孜孜既見問其所欲一一依之召諸從事話其事 玉泉子

宰相馮道形神庸陋一旦為丞相士人多竊笑之劉岳

與任賛偶語見道行而復顧賛曰新相田顧何也岳曰定是忘持兎園冊來道之鄉人在朝者聞之告道道因授岳祕書監任賛授散騎常侍北中村墅多以兎園冊教童蒙以是譏之然兎園冊乃徐庾文體非鄙朴之談但家藏一本人多賤之也 北夢鎖言

南朝謂北人曰傖父或謂之虜父南齊王洪軌上谷人事高帝爲青冀二州刺史勵清節州人呼爲虜父使君今蜀人謂中原人爲虜子東坡詩久客厭虜饌是也因目北人仕蜀者爲虜官晁子止爲三榮守民有訟貧官縣尉者曰縣尉虜官不通民情子止爲窮治之果負寃

民既得直拜謝而去子止笑諭之曰我亦虜官也汝勿謂虜官不通民情聞者皆笑　老學菴筆記

薄惡

曾布以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坐言市易事落職知饒州舍人許將當制頗多斥詞制下將往見曾而告曰始得詞頭深欲繳納又思之釁隙如此不過同貶耳於公無所益也黽勉爲此然其中語言頗經改易公他日當自知也曾曰君不聞宋子京之事乎昔晏元獻當國子京爲翰林學士晏愛宋之才雅欲旦夕相見遂稅一第於旁近延居之其親密如此遇中秋宴公啓召宋出妓飲

别一説謂宋制詞所以全交

酒賦詩達旦方罷翌日罷相宋當草詞頗極詆斥至有廣營產以殖私多役兵而規利之語方子京揮毫之際昨夕餘醒尚在左右觀者亦駭歎盖此事由來久矣何足校耶許亦憮然而去 東軒筆録

詩類卷之三十九終

說類卷之四十

人事部十

殘忍

江南宋齊丘智謀之士也自以謂江南有精兵三十萬士卒十萬大江當十萬而已當十萬江南初主本徐温養子及僭號遷徐氏于海陵中主繼統用齊丘謀徐氏無男女少長皆殺之其後齊丘嘗有一小兒病閉閤謝客中主置燕召之亦不出有老樂工且雙瞽作一詩書紙鳶上放入齊丘第中詩曰化家爲國實良圖總是先生畫計謨一個小兒抛不得讓皇當日合何如海陵州

宅之東至今有小兒墳數十皆當時所殺徐氏之族也

夢溪筆談

僭竊

蜀父老言王小皤之亂自言我土鍋村民也豈能霸一方有李順者孟天王之遺孤初蜀亡有晨興過摩訶池上者見錦箱錦衾覆一襁褓嬰兒有片紙在其中書曰國中義士爲我養之人知其出於宮中因收養焉順是也故蜀人惑而從之未幾小皤戰死衆推順爲主下令復姓孟及王師傳城城且破矣順忽飯城中僧數千人以祈福又度其童子亦數千人皆就府治削髮僧衣晡

後分東西兩門出出盡順亦不知所在盖自髠而遯矣
明日王師入城捕得一髯士狀頗類順遂誅之而實非
也有帯御器械張舜卿者因奏事密言臣聞順以遁去
所獻者盖非也太宗以為害諸將之功叱出將斬之已
而貸之亦坐免官及真廟天禧初順竟獲於嶺南初欲
誅之於市且令百官賀呂文靖為知雜御史以為不可
但就獄中殺之人始知舜卿所奏非妄也蜀人又謂順
遯至荆渚入一僧寺有僧熟視曰汝有異相當為百日
偏覇之主何自在此汝宜急去今年不死尚有數十年
壽亦可恠又云方順之作有術士折順名曰自是一百

入日有西川耳安能久也如期而敗 老學庵筆記

淳化四年十二月蜀寇王小波死李順繼之明年正月乙巳卽蜀王位五月丁巳兩川招定使王繼恩克成都順就擒開禧二年正月大將吳曦叛蜀歸欵於虜甲午卽蜀王位丁酉受虜冊二月乙亥隨軍轉運安丙奉密詔梟曦於興州說者拆順字謂川之旁一百八日析曦字謂三十八日我乃被戈較其卽位受策之日不差毫髮又俱終始於蜀嘻亦異矣

逆曦未叛時嘗歲校獵塞上一日夜歸笳鼓競奏轔載雜襲曦方垂鞭四視時盛秋天宇澄霽仰見月中有一

人馬騎而垂鞭與巳惟肖問左右所見皆符殊以爲駭嘿自念曰我當貴月中人其我也揚鞭而揖之其人亦揚鞭乃大喜異謀繇是益决德夫兄至蜀安大資丙與之醼親言之夫妄心一萌舉目形似此正與投楮天池者均耳月妖何尤俱桯史

劍俠

韋行規自言少時遊京西暮止店中更欲前進店前老人方工謂曰客勿夜行此中多盜韋曰某留心弧矢無所患也因進發行數十里天黑有人起草中尾韋叱不應連發矢中之復不退矢盡韋懼奔馬有頃風雨忽至

韋下馬負一樹見空中有電光相逐如鞠杖勢漸逼樹杪覺物紛紛墜其前韋視之乃木札也須臾木札埋至膝韋驚懼投弓矢仰空乞命拜數十電光漸高而滅風雷亦息韋顧大樹枝幹童矣鞍馱已失遂返前店見老人方箍箭韋意其異人拜之且謝有悞也老人笑曰客勿恃弓矢須知劒術引韋入院後指鞍馱言卻須取相試耳又桶板一片夜之箭悉中其上韋請役力汲湯不許微露擊劒事韋亦得其一二焉

相傳黎幹為京兆尹時曲江塗龍祈雨觀者數千黎至獨有老人植杖不避幹怒杖背二十如擊鞔革掉臂而

去黎疑其非常人命老坊卒尋之至蘭陵里之内入小
門大言曰我今日困辱甚可具湯也坊卒遽返白黎黎
大懼因弊衣懐公服與坊卒至其處時已昏黒坊卒直
入通黎之官閥黎唯趨而入拜伏曰向迷丈人物色罪
當十死老人驚起曰誰引君來此即牽上階黎知可以
理奪徐曰某爲京兆尹威稍損則失官政丈人埋形襍
迹非證慧眼不能知也若以此罪人是釣人以賊非義
士之心也老人笑曰老夫之過乃具酒設席於地招坊
卒令坐夜深語及養生之術言約理辯黎轉敬懼因曰
老夫有一伎請爲尹設遂入良久紫衣朱鬒擁劒長短

七口舞於庭中迭躍揮霍攙光電激或横若裂盤旋若規尺有短劒二尺餘時時及黎之衽黎叩頭股慄食頃擲劒植地如北斗狀顧黎曰向試黎君膽氣黎拜曰今日已後性命丈人所賜乞役左右老人曰君骨相無道氣非可遽教別日更相顧也揖黎而入黎歸氣色如病臨鏡方覺鬢剃落十餘翌日復往室已空矣

建中初士人韋生移家汝州中路逢一僧因與連鑣講論頗洽日將銜山僧指路謂曰此數里是貧道蘭若郎君豈不能左顧乎士人許之因令家口先行僧即處分步者先排比行十餘里不至韋生問之即指一處林烟

曰此是矣又前進曰已沒韋生疑之素善弾乃畜於鞾中取張卸弾懐銅丸十餘方責僧曰弟子有程期適偶貪上人清論勉副相邀今已行二十里不至何也僧但言且行至是僧前行百餘步韋知其盜也乃弾之正中其腦僧初不覺凡五發中之僧始捫中處徐曰郎君莫惡作劇韋知無柰何亦不復弾見僧方至一庄數十人列炬出迎僧延坐一廳中喚云郎君勿憂因問左右夫人下處如法無復曰郎君且自慰安之郎就此也韋生見妻女別在一處供帳甚盛相顧涕泣郎就僧前執韋生手曰貧道盜也本無好意不知郎君藝若此非貧道

亦不及也今日故無他幸不疑也適來貧道所中郎君
彈悉在乃舉手掰腦後五丸墜地焉盖腦銜彈丸而無
傷雖列言無痕撻孟稱不膚撓不趨過也有頃布筵具
蒸犢劄刀子十餘以虀餅環之揖韋生就坐復曰貧道
有義弟數人欲令伏謁言未已朱衣巨帶者五六輩列
於階下僧呼曰拜郎君汝等向遇郎君則成虀粉矣食
畢僧曰貧道久為此業今向遲暮欲改前非不幸有一
子伎過老僧欲請郎君為老僧斷之乃呼飛飛出參郎
君飛飛年才十六七碧衣長袖皮肉如脂僧叱曰向後
堂侍郎君僧乃授韋一劍及五丸且曰乞郎君盡藝殺

之無爲老僧累也引韋入一堂中乃反鏁之堂中四隅明燈而已飛飛當堂執一短馬鞭韋引彈意必中丸已敲落不覺跳在梁上循壁虛攝捷若猱玃彈丸盡不復中韋乃運劍逐之飛飛倏忽逗閃去韋身不尺韋斷其鞭節𠀤竟不能傷僧久乃開門問韋與老僧除得害乎韋具言之僧悵然顧飛飛曰郎君證成汝爲賊也知復如何僧終夕與韋論劍及弧矢之事天將曉僧送韋路口贈絹百疋垂泣而別 俱酉陽雜俎

亡命

韓魏公領四路招討駐延安忽夜有攜匕首至卧内者

乃夏人所遣也公語之汝取我首去其人曰不忍得諫議金帶足矣明日公不治此事俄有守陴者以元帶來納留之或曰初不治此事爲得體卒受其帶則墮姦人計中矣公嘆非所及元豐間亦有守邊者一日失城門鎖亦不究治但亟令易而大之繼有得元鎖來歸者乃曰初不失也使持合往關鍵蹉跌不相入較以納帶似得之豈大賢千慮未免一失乎延安刺客乃張元所遣元華陰布衣使氣自負嘗再以詩干魏公公不納遂投西夏而用事迨王師失律于好水川元題詩於界上詩云夏竦何曾聳韓琦未是奇滿川龍虎舉猶自說兵機

其不遜如此熊子復著九朝通畧于康定元年書華州進士張源逃入元昊界詔賜其家錢米以反間之卻用此源字 清波雜志

景佑末有二狂生曰張曰吳皆華州人薄遊塞上覘覽山川風俗慨然有志於經畧恥於自售放意詩酒語皆絕豪嶮驚人而邊帥豢安皆莫之知悵無所適聞夏酋有意窺中國遂叛而往二人自念不力出奇無以動其聽乃自更其名卽其都門之酒家劇飲終日引筆書壁曰張元吳昊來飲此樓邏者見之知非其國人也迹其所憩執之夏酋詰以入國問諱之義二人言曰姓尚不

理會乃理會名邪時曩霄未更名且用中國賜姓也於是竦然異之日尊寵用事實元西事盖始此其事國史不書詩文雜見於田承君集沈存中筆談洪文敏容齋三筆其爲人槩可想見敏謂二人名偶與曹同寔不詳其所以更之意云 程史

盜賊

後漢張角張燕輩託天師道陵爲遠祖立祭酒治病使人出米五斗而病愈謂之五斗米道至其滋盛則剽刧州縣無所不爲至今喫菜事魔夜聚曉散者是也凡魔拜必北向以張角寔起於北方觀其拜足以知其所宗

原其平時不飲酒食肉甘枯槁趨靜默若有志於爲善者然男女無別不事耕織衣食無所得輒務攘奪以逞亂其可不早辨之乎有以其疑似難識欲痛繩之恐其滋蔓因置而不問馴致禍變則陳光之於方臘是也有舍法令一切弗問但魔迹稍露則使屬邑盡驅之死地務絕其本源肅清境內而此曹急則據邑聚衆而反則劉幹之於仇賊是也仇破剡縣新昌上虞凡三縣此風日煽殆未易察也始知能上體國禁之嚴下念愚民之無辜迷入於此道不急不怠銷患於冥冥之中者良有司也

宣和二年十月睦州青溪縣堨村居人方臘託左道以

惑衆知縣事承議郎陳光不即鉏治臘自號聖公改元
永樂置偏裨將以巾飾爲別自紅巾而上凡六等無甲
胄惟以鬼神詭祕事相扇搖數日聚惡少千餘焚民居
掠金帛子女提點刑獄張苑通判州事葉居中不能招
致欲盡殺之以故賊得脅虜良民爲兵旬日有衆數萬
十一月二十九日將領蔡遵與戰於息坑死之遂陷青
縣十二月四日陷睦州初七日天章閣待制歙守曾孝
蘊以京東賊宋江等出青齊山濮間有旨移知青社一
宗室通判州事守禦無策十三日又陷歙州乘勢取桐
廬新城富陽等縣二十九日進逼杭州知州事趙霆棄

城走州即陷節制直龍圖閣陳建廉訪使趙約被害賊縱火六日官吏居民死者十三朝廷遣領樞密院童貫常德軍節度譚稹二中貴率禁旅及京畿關右河東蕃漢兵制置江淮二浙明年正月二十四日賊將七佛引衆六萬攻秀州統軍王子武聚兵與州民登城固守屬大兵至開門表裏合擊斬首九千築京觀五賊退據杭二月七日前鋒至清河堰賊列陣以待王師水陸並進戰六日斬賊二萬十八日再火官舍學宮府庫與僧民之居經夕不絶翌日宵遁大兵入城當是時少保劉延慶由江東入至宣州涇縣遇賊僞八大王斬五千級復

歙州出賊背統制王禀王渙楊惟忠辛興宗自杭趨睦取睦州與江東兵合斬獲七百里生擒方臘及僞相方肥等妻卬子亳二太子凡五十二人（亳二太子其子之號）於梓桐石穴中殺賊七萬招來老幼四十餘萬復使歸業四月二十六日也餘黨走衢婺而蘭谿縣靈山賊朱言吳邦起應之據處州而越州剡縣魔賊仇道人台州仙居人呂師囊方品山賊陳十四公等起兵畧温台諸縣四年三月討平之是役也用兵十五萬斬賊十五萬自出師至凱旋凡四百五十日收杭睦歙處衢婺六州與五十二縣所殺平民不下二百萬始唐永徽四年睦州女子

陳碩眞反自稱文佳皇帝婺州刺史崔義玄平之故梓桐相傳有天子基萬年樓方臘因得憑籍以起又以沙門寳誌讖記誘惑愚民而貧窮遊手之徒相聚爲亂青溪爲睦大邑梓桐幫源等號山谷幽僻處東北趨睦西迎歙民物煩庶有漆楮林木之饒富商巨賈多往來江浙地勢迂險賊一旦焚蕩無一存者群黨據險以守因爲之洞而浙人安習太平不識兵革一聞金聲鼓聲則斂手聽命不違小民往往反爲賊鄉導刼富室殺官吏士人以邀貨利渠魁未授首間所掠婦女自洞逃出倮而縊經於林中者由湯嵓楮樹嶺一帶凡八十五里九

村山谷相望不知幾人會稽進士沈傑常領部民深入賊境親覩其事為余言賊之始末因稽合衆論攄其實著於篇青溪知縣陳光既坐不治賊就戮朝廷改睦為嚴州歙為徽州自青溪界至徽州路皆鳥道縈紆兩傍峭壁萬仞僅通单車方臘之亂曾待制出守但以兩崖上駐兵防遏下瞰來路雖蚍蜉之微皆可數賊亦不敢犯境宋江擾京東曾公移守青社掌兵者以霧毒為辭移屯山谷間州遂陷 俱泊宅編

匿賊

唐大曆中萬年尉侯彝者好俠尚義嘗匿國賊御史推

鞫理窮終不言賊所往御史曰賊在汝右膝蓋下彝遂揭堦磚自擊其膝蓋翻示御史曰賊安在即以鐵貯烈火置其腹上煙火熢㶿左右皆不忍視彝叫曰何不加炭御史奇之奏聞代宗召對何爲隱賊自貽其苦若是彝答曰賊實臣藏之巳然諾其人終死不可得遂以賊故貶爲瑞州高安尉　獨異志

避盜

兵興以來盜賊夷狄所及無噍類有先期奔避伏匿山谷林莽閒或幸以免忽襁負嬰兒啼聲聞於外亦因得其處於是避賊之人凡嬰兒未解事不可戒語者率棄

之道傍以去纍纍相望有教之爲綿毬隨兒大小爲之縛置口中略使滿口而不閉氣或有力更預畜甘草末臨繫時量以水漬使咀味兒口中有物自不能作聲而綿軟不傷兒口或鏤板以揭饒州道上已酉冬虜自江西犯饒信所在居民皆空城去顛仆流離載道上而嬰兒得此全活者甚多　避暑録

詰盜

侍郎尹洛賈者有銀數十兩爲同行所盜訟至官事迹甚明而盜者抵諱莫伏二賈者紛辨不已侍郎得其情令吏搜檢盜者身無所獲得一鎖匙而已即當時押下

吏莫能曉公潛令人往盜者家詐以其意齎匙開篋取銀盜家誠其事付納公後令引二賈至問訟者曰爾銀若干包以何物有別記驗否賈歷言無不中者遂面付銀還盜者抵罪衆始服其神過庭銀

化盜

李傅士涉諫議渤之兄嘗適九江看牧弟臨袂凡有囊裝悉分匡廬隱士山人等惟書籍薪米存焉至皖之西忽逢大風鼓其征帆數十人皆持兵仗而問是何人從者曰李傅士船也其中豪首曰若是李涉傅士吾輩不須剽他金帛聞其詩名日久但希一篇金帛非貴也李

乃贈一絶句豪首餞賂且厚李亦不敢却復覩斯人神
情俊異因與定淮揚佛寺之期而懐陸機之薦也李君
至揚州遍歴諸寺遇一女子拜泣自謂宋態也宋態者
故吳興劉員外愛姬也劉全白也劉李有昔年之分因有詩
贈曰長憶雲仙至小時芙蓉頂上綰青絲當時驚却高
唐夢惟有如今宋玉知又曰衡陽夜宴使君筵解語花
枝在眼前自從明月西沉海不見姮娥二十年李君嘆
曰不見豪首而逢宋態成終身之幸後番禺舉子李彙
征客遊閩越馳車至循州冐雨求宿田翁指韋氏之莊
居韋氏乃杖履迎賓年已八十餘曰辱野人韋思明幸

獲祇奉與李生談論或文或史淹留累夕彙征善談不能屈也對酒徵古今及詩語韋叟吟曰長安輕薄兒白馬黄金羈以彙征年少而事輕肥故也李生還令云昨日美少年今日成老醜叟喟然嘆曰老其醜矣少壯所喚至客改令不離舊意曰白髮有前後青山無古今叟微笑曰白髮不遠於秀才何忽於老夫耶叟復還令曰此翁白頭真可憐憶昔紅顏美少年於是共論數十家歌詩次第及李涉絶句主人似酷稱其善彙征遂吟曰遠別秦城萬里遊亂山高下入商州關門不鎖寒溪水一夜潺湲送客愁又曰華表千年一鶴歸冊砂爲頂雪

爲衣冷冷仙語人聽盡却向五雲翻翅飛叟乃吟二篇
曰因韓爲趙兩遊秦十月氷霜渡孟津縱使雞鳴見關
吏不知予也是何人又曰滕王閣上唱伊州二十年前
向此遊半是半非君莫問好山長在水長流李生重詠
贈豪客詩叟愀然變色曰老身弱齡不肖浪遊江湖交
結奸徒爲不平之事及遇李涉博士蒙束此詩因而斂
跡李公待愚擬陸士衡之薦戴若思共匡晉室中心藏
焉遠隱羅浮山經於一紀李既云亡不復再遊秦楚追
惋今昔因乃潸然持觴而酹反袂而歌云春雨瀟瀟江
上村綠林豪客夜知聞他時不用相迴避世上如今半

是君 雲溪友議

幸思順金陵老儒也皇祐中沽酒江州人無賢愚皆喜之時刼江賊方熾有一官人艤舟酒壚下偶與思順往來相喜思順以酒十壺餉之已而被刼蘄黃間羣盜飲此酒驚曰此幸秀才酒耶官人識其意即紿曰僕與幸秀才親舊賊相顧嘆曰吾儕何爲刼幸老所親哉歛所刼還之且戒曰見幸愼勿言思順年七十一日行二百里盛夏曝日中不渴蓋嘗啖物而不飲水云 東坡志林

發塚

廣川王去疾好聚無賴少年遊獵畢弋無度國内塚藏

一皆發掘余所知爰猛說其大父爲廣川王中尉每諫王不聽病免歸家說王所發掘冢墓不可勝數其奇異者百數焉爲余說十許事今記之如左

魏襄王塚皆以文石爲槨高八尺許廣狹容四十人以手捫槨滑液如新中有石床石屏風婉然周正不見棺柩明器蹤跡但床上有玉唾盂一枚銅劍二枚金玉雜具皆如新物王服取之

哀王冢以鐵灌其上穿鑿三月乃開有黃氣如霧觸人鼻目皆辛苦不可入以兵守之七日乃歇初至一戶無扃鑰石床方四尺床上有石几左右各三石人立侍皆

武冠帶劒復入一戶石扉有關鎖叩開見棺柩黑光照人刀斫不入燒鋸截之乃漆雜兕革爲棺厚數寸累積十餘重力不能開乃止復入一戶亦石扉開鑰得石床方七尺石屏風銅帳鉤一具或在床上或在地下似是帳糜朽而銅鉤墜落床上石枕一枚塵埃朏朏甚高似是衣服床左右石婦人各二十悉皆立侍或有執巾櫛鏡鑷之象或有執盤奉食之形餘無異物但有鐵鏡數百枚

魏王子且渠冢甚淺狹無棺柩但有石床廣六尺長一丈石屏風床下悉是雲母床上兩屍一男一女皆年二

十許俱東首裸臥無衣衾肌膚顏色如生鬒髮齒爪亦
如生人王畏懼之不敢侵近還擁閉如舊馬袁盎塚以
瓦爲棺槨器物都無唯有銅一枚
晉靈公塚甚瑰壯四角皆以石爲玃犬捧燭石人男女
四十餘皆侍立棺器無復形兆屍猶不壞孔竅中皆有
金玉其餘器物皆朽爛不可別唯玉蟾蜍一枚大如拳
腹空容五合水光潤如新王取以爲書滴
幽王塚甚高壯羨門既開皆是石堊撥除丈餘深乃得
雲母深尺餘見百餘屍從横相枕籍皆不朽唯一男子
餘皆女子或坐或臥亦猶有立者衣服形色不異生人

欒書冢棺柩明器朽爛無餘有一白狐見人驚走左右
逐擊之不能得傷其左脚其夕王夢一丈夫鬚眉盡白
來謂王曰何故傷吾左脚乃以杖叩王左脚王覺脚腫
生瘡至死不差俱西京雜記

蕭穎士與行侶共濟瓜州舟中二少年相顧曰甚肖鄱
陽忠穎王穎士是鄱陽曾孫即自敘陳二子曰吾識而
祖久矣遽負擔而去穎士北歸盱眙吏獲發冢盜五六
人穎士認江中二少年亦在内穎士以前說詢之曰我
嘗開鄱陽王冢當門貴人顏色如生與穎士相類此與
吳綱似吳芮事頗同芮事出水經穎士事出薛用弱集

異記 續博物記

劉晏判官李邈庄在高陵庄客懸欠租課積五六年邈因官罷歸庄方欲勘責見倉庫盈羨輸尚未畢邈怪問悉曰某作端公庄客二三年矣久爲盜近開一古塚西去庄十里極高大入松林二百步方至墓墓側有碑斷倒草中字磨滅不可讀初旁掘數十丈遇一石門固以鐵汁累日洋糞沃之方開開時箭出如雨射殺數人衆懼欲出某審無他必機關耳乃令投石其中每投箭輒出投十餘石箭不復發因列炬而入至開第二重門有木人數十張目運劔又傷數人衆以棒擊之兵仗悉落

四壁各畫兵衛之像南壁有大漆棺懸以鐵索其下金玉珠璣堆集衆懼未即掠之棺兩角忽颯颯風起有沙迸撲人面須臾風甚沙出如注遂沒至膝衆恐走比出門已塞矣一人復爲沙埋死乃同酬地謝之誓不發塚

酉陽雜俎

黄門侍郎盧公渙爲明州吏屬邑象山縣百姓溪谷逈無人處有盜發墓者云初見車轍中有花塼因揭之知其古塚墓乃結十人於縣投狀請路旁居止縣尹允之遂種麻令外人無所見即悉力發掘入其隧路漸至壙中有三石門皆以鐵封之其盜先能誦咒因齋戒禁之

翌日兩門開每門中各有銅人銅馬數百持執干戈其制精巧盜又齋戒二日中門一扇開有黃衣人出傳語曰漢征南將軍劉某使來相問某人有征伐大勲及死勑令護塋及鑄銅人馬等以象存日儀衛奉計來此必要財貨兩門所居之室實無他物且官塋不瘞貨實何必苦以神呪相侵若更不已當不免兩損言訖却入門復合如初盜又誦呪數日不已門開一青衣又出傳語責盜呪說兩扇忽闢大水漂蕩盜皆溺死一盜觧没而出自縛詣官具說本末黃門令覆視其中門內有一石床骸枕之水漂已半墮於下因却爲封兩室塞其隧路

壽州張侍中撫州晏丞相俱葬陽翟地相去數里有發塚盜先築室于二塚之間自其家竅穴以通其隧道始發張墓得金寶珠玉甚多遂完其棺櫬以掩覆其穴次發晏公墓若有猛獸嘷吼盜甚懼遽出呼其徒一人同入又聞兵甲鼓噪之聲盜亦懼又呼一人同之則寂然無響三盜笑曰丞相之神盡於是矣乃穿櫬槨殊無所有供設之器皆陶甓為之又破其棺棺中唯木胎金裹帶一條金無數兩餘皆衣服腐朽如塵矣盜失望而恚遂以刀斧摩碎其骨而出既而貨張墓金盂于市為人

擒之遂伏罪及言其事世謂均破塚而張以厚塟完軀晏以薄塟碎骨事不可知如此者 東軒筆錄

河西僧馮某者與楊璉真珈生同里㓜同學情好益甚楊在江南掘墳遂以書招馮出河隴來江南既至道以杭故宋富貴家十墳遺馮發掘馮父子皆僧也十墳已掘六金寶不貲餘四墳方擬發掘而馮父子兩人是夜皆得夢夢林莽中金紫官人出拜哀告曰君父子所得亦足矣我輩安居於此久矣幸貸我父子覺而俱驚此四墳於是乎獲全楊璉真珈敗後五十年間此曹無一存者馮之父居杭西湖北山余對鄰而其子則居昭慶

寺之東 遂昌雜錄

改變人形

唐元和初有天水趙雲客遊鄜時過中部縣縣寮有識吏擒一囚至其罪不甚重官寮願縱之雲醉因勸加刑責於是杖之二十累月雲出塞行及蘆子關道逢一人邀之言款日暮延雲下道過其居去路數里於是命酒偶酌既而問之曰君省相識否雲曰未嘗此行實昧平昔乃曰前月中部值君遭罹横罪與君素無讐隙爲君所勸因被重刑雲遽起謝之其人曰吾望子久矣豈虞於此獲雪小耻乃命左右拽入一室室有大坑深三丈

餘中唯貯酒數十斛剥去其衣推雲於中饑食其糟渴
飲其汁旦夕昏昏幾一月乃傳出之使人壓額按摸肢
體手指肩髀皆改於舊提出風中倏然凝定至於聲韻
亦改以為賤隸弟為御史出按靈州獄雲以前事密疏
示之其弟告於觀察使李恬由是發卒討尋盡得姦人
而覆滅其黨臨刑亦無隱匿云前後變改人者數代矣
獨異志

殺人祭神

湖南之俗好事妖神殺人以祭之凡得儒生為上祀僧
為次餘人為下有儒生行柳連道中日將暮遇耕者問

秀才欲何往生告之故耕者曰前有猛獸爲暴不宜夜行此村下有民居可以託宿生信之趨而前始入一荒逕詰屈行者甚少忽見高門大第主人出見客甚喜延入一室供帳赫然肴饌豐美既夕有婦人出問生所闕其色甚妍生戲一言挑之欣然而就生由是留連數日婦人亦比夜而至情意款昵乃謂生曰是家將謀殺子以祭鬼宜早自爲計我亦良家子爲其所刼至此所以遣妾侍君者欲以綴君留耳生聞大駭乃夜穴壁與婦人同出比明行四十里投近縣縣遣吏夅捕之盡得奸狀前後被殺者數十人前所見指途耕者亦其黨也於

是一家盡抵極法生用賞得官遂與婦人諧老焉墨客揮犀

說類卷之四十終

說類卷之四十一

釋敎部

佛

後漢襄楷延熹中上疏云宮中立黄老浮屠祠陛下嗜欲不去豈獲其祚或云老子入夷狄爲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天神遺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盻之 續博物志

佛經

觀音經云呪詛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還着於本人東坡居士曰觀音慈悲者也今人遭呪詛念觀

音之力而使還着於本人則豈觀音之心哉今改之曰
呪詛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兩家總沒事
近讀六祖壇經指說法報化三身使人心開目明然尚
少一喻試以眼喻見是法身能見是報身所見是化身
何謂見是法身眼之見性非有非無無眼之人不免見
黑眼枯睛亡見性不滅故云見是法身何謂能見是報
身見性雖存眼根不具則不能見若能安養其根不爲
物障常使光明洞徹見性乃全故云能見是報身何謂
所見是化身根性既全一彈指頃所見千萬縱橫變化
俱是妙用故云所見是化身此喻既立三身愈明如此

是否東坡志林

釋氏論佛菩薩號皆以南謨冠之自不能言其義夷狄謂拜爲膜音謨穆天子傳膜拜而受盖三代已有此稱若云居南方而拜爾既訛爲謨又因之爲南無南摩後漢楚王英傳伊蒲塞之饌伊蒲塞卽梵語優婆塞時佛語猶未至中國盖西域之譯云然如身毒與天竺其國名尚訛況於語乎避暑録

今之僧尼戒牒云知月黑白大小及結解夏之制皆五印度之法也中國以月晦爲一月而天竺以月滿爲一月唐西域記云月生至滿謂之白月月虧至晦謂之黑

月又其十二月所建名以所直二十八宿名之如中國建寅之類是也故夏三月自四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謂之額沙茶月卽鬼宿名也自五月十六日至六月十五日謂之室羅伐拏月卽柳星名也自六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謂之婆達羅鉢陁月卽翼星名也黑月或十四日或十五日月有大小故也故中國節氣與印度遞爭半月中國以二十九日爲小盡印度以十四日爲小盡中國之十六日乃印度之初一日也然結夏之制宜如西域記用四月十六日盡四月十五日乃屬道是此月乃印度四月盡日也僕因讀藏經故謾錄出之

懶眞子

佛像

成都寶相寺偏院小殿中有菩提像其塵不集如新塑者相傳此像初造時匠人依明堂先具五藏次四肢百節將百餘年纖塵不凝焉

都下佛寺往往有神象鳥雀不汚者鳳翔山人張盈善飛化甲子言或有佛寺金剛鳥不集者非其靈驗也蓋由取土處及塑像時偶與日辰王相相符也 俱酉陽雜俎

襄陽天僊寺在江漢之東津去城十里許正殿大壁畫

一大悲千手眼菩薩像世傳唐武德初寺尼作殿求良工圖繪有夫婦携一女子應命期尼以扃殿門七日乃開至第六日尼頗疑之乃闢戶闚其無人有二白鴿翻然飛去視壁間聖像已成相好奇特非世工所能獨其下有二長臂結印手未足乃二鴿飛去之應也郡有畫工武生者獨能模傳其本大觀初有梁寬大夫寓居寺中心無信向頗輕慢之武生云菩薩之面正長一尺寬以為誕必欲自度之乃升梯欲以足加菩薩面忽梁間有聲如雷寬震悸而墜損其左手僧教寬悔過自懺後歲餘方如舊墨莊漫録

佛化

崇寧二年三月初一日衛州獲嘉縣民職氏殺猪祭神而民劉氏獵犬得其棄首骨銜之狺狺四日不食民使其子析之其左牡齒曰中得肉如拇諦視之如來像也鬐有珠如粟瞋目跏趺瞳子隱然莊嚴畢具觀者萬人晁載之伯宇嘗記其事晁無咎又作賛以稱嘆之政和丁酉予侍親在眞州時慈受禪師懐深住持資福寺一日深老謂先君曰近赴村落富人家齋見群犬爭銜嚙一牛脛骨甚狂噬相嗾不已村人持挺驅逐亦竟不去衆頗異因奪而破之其中血髓已堅凝如玉自成一菩

薩形衣紋瓔珞相好奇特雖雕琢有所不及其家乃取去藏之此與職氏齒事極相類佛之慈悲化身無乎不在以警於好殺者俾生信心哀愍有情故視希有之異闡提者得不少悛乎　墨莊慢錄

神力

博陵崔子年出書一通示余曰劉逸淮在汴時韓弘爲右廂虞候王某爲左廂虞候與弘相善或譖二人取軍情將不利於劉劉大怒俱召詰之弘即劉之甥因控地碎首大言數百劉意稍解王某年老股戰不能自辯劉叱令立去杖三十時新造赤棒頭徑數寸固以筋漆立

之不仆數五六當死矣韓意其必死及昏造其家惟無
哭聲又謂其懼不敢哭訪其門卒卽言大使無恙弘素
與之熟遂至臥內問之王曰我讀金剛經四十年矣今
方得力記初被坐時見巨手如簸箕吸然遮背因袒示
韓都無撻痕韓舊不好釋氏由此始與僧往來日自寫
十紙及貴計數百軸矣後在中書盛暑時有諫官因事
謁見韓方洽汗寫經諫官恠問之韓乃具道王某事予
職在集仙常侍柳公常爲予說 因話録

唐敬宗皇帝御曆以天下無事視政之餘因廣浮屠教
由是長安中緇徒益多及文宗嗣位親閱萬機思除其

害於人者嘗顧左右曰自吾爲天子未能有補於人今
天下幸無兵革吾將盡除害物者使億兆之民指今日
爲堯舜時願足矣有不能補治化而蠹於物者但言之
左右或對曰獨浮屠氏不能有補於大化而蠹於物爲
甚可以斥去於是文宗病之始命有司詔中外罷緇徒
說佛經義又斥其不修教者詔命將行會尚食廚吏修
御膳以鼎烹雞卵方措火於其下忽聞鼎中有聲極微
如人言迫而聽之乃群卵呼觀世音菩薩也聲甚悽咽
似有所訴尚食吏異之具其事上聞文宗命左右驗之
如尚食所奏文宗嘆曰吾不知浮屠氏之力乃如是耶

翌日勑尚食吏勿以鷄卵爲膳因頒詔郡國各於精舍塑觀音菩薩之像以彰感應高陽許文度唐大和中僑居岐陽郡後以病熱近月餘瞑而卧于榻若沉醉狀後數日始寤初文度夢有一人衣黄袍若吏輩與俱行田野四望間寂然無雞犬聲且不知幾百里是時天氣已曛腑愁思如結有衣黄袍者謂文度曰子無苦夫壽之與夭固有涯矣雖聖人安能逃其數文度忽悟身已死憂且甚又行十餘里至一水盡目無際波濤黑色杳莫窮其深淺黄衣人俱履水而去獨文度懼不敢涉已而有二金人皆長五寸餘奇光皎然自水上來黄衣者望

見金人沮色震慄即辟易馳去不敢正視二金人謂文度曰汝何爲來地府中我今挈汝歸生途慎無恐文度懼稍解因再拜謝之於是金人與文度偕行數十里俄望見里門喜不勝忽聞有厲聲呼文度者文度悸而醒見妻子方泣於前且奇且嘆而羸憊不能運肢體故未暇語其事後旬日病少間策而行於庭忽見二金人皆長五寸餘在佛像下果前時夢中所見者視其儀狀無毫縷之異心益奇之始以其事告於妻妻曰昨者以君病且亟妾憂不解然嘗聞佛氏有救苦之力由是棄貲玩鑄二金人之像每清旦先具齋祀之自是君之疾亦

除盖其神力也文度感二金人報效之速不食牲牢常
閲佛書因盡窮其旨而皈依於釋氏焉 俱宣室志

禪教

唐裴相公休留心釋氏精于禪律師圭峯密禪師得達
摩頓門密師注法界觀禪詮皆相國撰序常被毳衲於
歌妓院持鉢乞食自言曰不爲俗情所染可以說法爲
人每自發願世世爲國王弘護佛法後于闐國王生一
子手文有裴休二字聞於中朝有子弟欲迎之彼國不
允而止 北夢瑣言

傳禪者以雲門臨濟潙仰洞山法眼爲五家宗派自潙

仰而下其取人甚嚴得之者亦甚少故溈仰法眼先絕洞山至大陽警延所存一人而已延僅得法遠一人其徒號遠錄公者將終以敎付之而遠言吾自有師葉縣省也延聞拊膺大慟遠止之曰公無憂凡公之道吾盡得之顧吾初所從入者不在是不敢自昧爾將求一可傳公道者與受之使追以嗣公可乎許之果得清華嚴清傳道楷楷行解超絕近歲四方譚禪唯雲門臨濟二宗及楷出爲雲門臨濟而不至者皆翻然捨而從之故今爲洞山者幾十之三斯道固無彼此但末流不能無弊要之與之嚴者其得之必精得之精者其傳之必

遠此洞山所以雖微而終不可泯也

林下衲子談禪類以吾儒爲未盡彼固未知吾言之深然吾儒拒之亦太過易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此何等語乎若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則因果報應之說亦未嘗廢也晉宋間佛學始入中國而未知禪一時名流乃有爲神不滅之論又有非之者何其陋乎自唐言禪者寖廣而其術亦少異大抵儒以言傳而佛以意解非不可以言傳謂以言得者未必真解其守之必不堅信之必不篤

且墮于言以爲對執而不能變通旁達爾此不幾吾儒所謂嘿而識之不言而信者乎兩者未嘗不通自言而達其意者吾儒世間法也以意而該其言者佛氏出世間法也若朝聞道夕可以死則意與言兩莫爲之礙亦何彼此之辨哉吾嘗爲其徒高勝者言之彼亦心以爲然而有不得同者其敎然也 俱避暑録

佛果禪師川懃極善禪纚纚可聽嘗云閻浮提雨清淨水具諸天相方時大旱時雨忽降莫知其價此兜率天上雨摩尼也方欲收禾霪雨不止寔害人命此阿修羅中雨兵仗也甘雨得時人皆飽足此護世城中雨美饍

也但名不同其實一也坐客云經中所言皆譬喻也豈有雨寶珠等事乎僕曰不然雨金雨血雨土皆班班載于前史何況六合外乎其有無不可懸料也坐客咸以爲然 懶眞子

禪家有觀白骨法謂淨坐澄慮存想自身血肉腐壞唯存白骨與吾相離自一尺以至尋丈要見形神元不相屬則自然超脫矣余觀莊子子與有疾子祀往問之曲僂發背頤隱於臍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閒而無事跰𨇤而鑑於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子祀曰汝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

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鴞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浸漸也假借也盖積漸假借化此身爲異物則神與形離超然無所往而不可矣又何疾又何病於拘拘哉觀白骨之法盖本於此佛法出於老莊於此尤信

楞嚴經佛告波斯匿王汝年十三時見恒河水與今無異是汝皮肉雖皺見精不皺以明身有老少而見精常存身有生死而本性常在也晁文元嘗問隱者劉海蟾以不死之道海蟾笑曰人何曾死而君乃畏之求生乎

所可死者形爾不與形俱滅者固常在也此理本常理但異端說得粘皮着骨如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孟子曰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伊川曰堯舜幾千年其心至今在横渠曰物物故能過化性性故能存神又曰存吾順事沒吾寧也說得多少混融

唐李渤問歸宗禪師曰須彌納芥子僕即不疑芥子藏須彌恐無是理歸宗曰人言學士讀萬卷書是否渤曰然歸宗曰是心如椰子大萬卷書從何處着荆公詩云巫醫之所知瞽史之所業載車必百輛獨以方寸攝郎歸宗之意余謂一心具一太極前輩謂鵬摶鯤運不足

計其高深日升月沉不足計其廣袤萬卷百車又何足道

歐陽公問一僧曰古之高僧有去來翛然者何今世之鮮也僧曰古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而亂今人念念在散亂臨終安得而定公深然之此說却是正理如吾儒易簀結纓之類皆是平日講貫得明操守得定涵養得熟視生死如晝夜故能如此不亂靜春先生劉子澄朱文公高第也病革周益公推之曰子澄澄其慮靜春開目微視曰無慮何澄言訖而逝 俱鶴林玉露

余嘗得東坡所書司馬溫公解禪偈其精義深韞眞足

以得儒釋之同特表其語而出之偈之言曰文中子以佛爲西方之聖人信如文中子之言則佛之心可知也今之言禪者好爲隱語以相迷大言以相勝使學者倀倀然益入於迷妄故余廣文中子之言而解之作解禪偈六首若其果然則雖中國行矣何必西方若其不然則非子之所知也忿氣如烈火利欲如銛鋒終朝常戚戚是名阿鼻獄顏回安陋巷孟軻養浩然富貴如浮雲是名極樂國孝弟通神明忠信行蠻貊積善來百祥是名作因果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光明藏言爲百代師行爲天下法久久不可掩是名不

壞身道義修一身功德被萬物爲賢爲大聖是名菩薩佛於虖妄者以虛辭岐實理以外慕易內修滔滔皆是也豈若是偈之坦明無隱乎盍反而觀之　程史

寺

雪峯爲刹與徑蔣諸山相甲乙懿宗咸通十一年僧義存開山創寺乾符二年賜號眞覺禪師傳道德山五祖寺有木毬相傳爲常受眞覺役使呼僕役客毬皆自往來嘉泰間寺災毬忽滚立池中得不壞山周遭百里間皆奩音鉛竹筍味極甘美寺衆自三月至五六月猶饜餘亦覺所植也　游宦紀聞

天下名山惟華山茅山青城山無僧寺青城十里外有寺名曰布金洪水壞之今復葺於旁里許 老學庵筆記

塔

錢氏據兩浙時於杭州梵天寺建一木塔方兩三級錢帥登之患其塔動匠師云未瓦上輕故如此乃以瓦布之而動如初無可奈何密使其妻見喻皓之妻賂以金釵問塔動之因皓笑曰此易耳但逐層布板訖便實釘之則定不動矣匠師如其言塔遂定盖釘板上下彌束六幕相連如胠篋人履其板六幕相持自不能動人皆服其精練 夢溪筆談

荅影皆倒南都牛首山亦

開寶寺塔在京師諸塔中最高而制度甚精都料匠預浩所造也塔初成望之不正而勢傾西北人恠而問之浩曰京師地平無山而多西北風吹之不百年當正也其用心之精盖如此國朝以來木匠一人而已至今木工皆以預都料爲法有木經三卷行於世世傳浩惟一女年十餘歲每卧則交手於胸爲結構狀如此踰年撰成木經三卷今行於世者是也歸田錄

段成式酉陽雜俎言揚州東市塔影忽倒老人言海影翻則如此沈存中以謂大抵塔有影必倒予在福州見萬壽塔成都見正法塔蜀州見天目塔皆有影亦皆倒

也然塔之高如是而影止二三尺纖悉皆具或是天竅
中下或在廊廡間亦未易以理推也
宣和末有巨商捨三萬緡裝飾泗州普照塔煥然一新
建炎中商歸湖南至池州大江中一日晨興忽見一塔
十三級浮水上南來金碧照耀而隨波傾颭若欲倒者
商舉家及舟師人人見皆驚怖誦佛旣漸近有僧出塔
下舉手揖曰元是裝塔施主船淮上方大災大師將塔
往海東行化去語未竟忽大風作塔去如飛遂不見未
幾乃聞塔燬於火舒州僧廣勤與商船同行親見之俱
老學菴筆記

塔燈

資聖寺在海鹽縣西本晉明院舊記晉將軍戴威捨宅爲寺司徒王詢建爲光興寺天禧二年賜今名寺有寶塔極高峻層層用四方燈點照東海行舟者皆望此爲標的功爲甚宏有海濵業戶某與兄弟泛舟入洋口接鮮風濤驟惡舟楫悉壞俱溺於海而死其家日夕號泣一夕夢其夫歸曰我本出海時先夢神告曰來日有風濤之厄不可往吾不信遂死於此初墮海時彈指隨波已去數百里神欲救我不可及今在海潮鬼部中極苦海日潮上皆我輩推擁而來他物事祭享皆爲諸鬼奪

去我不可得獨有貧聖塔燈光明功德浩大耳其妻因
齎家貲入寺設燈願次夕又夢夫來謝云今得升一等
矣　閑窻括異志

異僧

梵僧不空得總持門能役百神玄宗敬之嵗常旱上令
祈雨不空言可過某日令祈之必暴雨上迺令金剛三
藏設壇請雨連日雨暴不止坊市有漂溺者遽召不空
令止之不空遂於寺庭中捏泥龍五六當溜水作胡言
罵之良久復置之乃大笑有頃雨霽

又邛山有大虵樵者常見頭若丘陵夜常承露氣見不

空人語曰弟子惡報和尚何以見度常欲翻河水陷洛陽城以快所居也不空為受戒說苦空且曰汝以瞋心受此苦復忿恨吾力何及當思吾言自捨此身而來後旬月樵者見虵死於澗中臭達數十里不空每祈雨無他軌則但設數繡座手簸旋數寸木神念呪擲之自立於座上伺木神吻角牙出目瞚則雨至

史論在齊州時出獵至一縣界憩蘭若中覺桃香異常訪其僧僧不及隱言近有人施二桃因藏經案下詰其所自僧笑向實謬言之此桃去此十餘里道路危險貧道偶行脚見之覺異因掇數枚論曰今去騎從與和尚

僧徃僧不得巳遵論北去荒榛中經五里許抵一水僧
曰恐中丞不能渡此論志決徃乃依僧解衣帶之而浮
登岸又經西北涉二小水上山越澗數里至一處布泉
怪石非人境也有桃數百株幹掃地高二三尺其香破
鼻論與僧各食一蔕腹果然矣論解衣將盡力苞之僧
曰此或靈境不可多取貧道常聽長老說昔日有人亦
嘗至此懷五六枚迷不得出論亦疑僧非常取兩個而
返僧切戒論不得言論至州使招僧僧巳逝矣 俱酉陽雜俎

元和中武陵郡開元寺有僧惠照貌衰體羸好言人之

休咎而皆中性介獨不與群狎常閉關自處左右無侍
童毎乞食於里人里人有年八十餘者云照師居此六
十載其容狀無少異於昔時但不知其甲子後有陳廣
者由孝廉科爲武陵官廣好浮屠氏一日因詣寺盡訪
群僧至惠照室惠照見廣且悲且喜曰陳君何來之晩
耶廣愕然自以爲平生不識照乃謂曰未嘗與師遊何
見訝來之晩乎照曰此非立可盡言當與子一夕靜語
爾廣異之後一日乃詣照宿因請其事照乃曰我劉氏
子彭城人宋孝文帝之玄孫也曾祖鄱陽王休業祖士
弘並詳國史余先人以文學自負爲齊竟陵王子良所

知子良招召賢俊文學之士而先人預焉後仕齊梁之間爲會稽令吾生於梁普通七年夏五月年三十方仕於陳至宣帝時爲卑官不爲人知常與吳興沈彥文爲詩酒之交後長沙王叔堅與始興王叔陵皆廣聚賓客大爲聲勢各恃權寵有不平心吾與彥文俱在長沙之門下及叔陵被誅吾與彥文懼長沙之不免則禍且相及因偕遁去隱於山林因食橡栗衣一短褐雖寒暑不更一日有老僧至吾所居曰子骨甚奇當無疾耳彥文亦拜請其藥僧曰子無劉君之壽柰何雖餌吾藥亦無補耳遂告去將別又謂我曰塵俗以名利相勝竟何有

哉唯釋氏可以捨此矣吾敬佩其語自是不知人事凡十五年又與彥文俱至建業時陳氏已亡宮闕盡毀臺城牢落荆榛蔽路景陽結綺空基尚存衣冠人物間無所覩故老相遇捧袂而泣曰後主驕淫爲隋氏所滅良可悲乎吾且泣不能已又聞後主及陳氏諸王皆入長安即與彥文挈一囊乞食於路以至關中吾長沙之故客也恩遇甚厚聞其遷于瓜州則又徑往就謁長沙少長綺紈而又早貴雖流放之際尚不事生業時方與流妃酣飲吾與彥文再拜於前長沙悲慟久之灑泣而起乃謂吾曰一日家國淪亡骨肉播遷豈非天耶吾自是

留瓜州數年而長沙殂又數年彥文亦亡吾因髡髮爲
僧遁迹會稽山佛寺凡二十年時已百歲矣雖容狀枯
瘁而筋力不衰尚日行百里因與一僧同至長安時唐
帝有天下建號武德凡六年矣吾自此或居京洛或遊
江左至於三蜀五嶺無不往焉迨今二百九十年矣雖
列寒甚暑未嘗有微恙貞元末於此寺嘗夢一丈夫衣
冠甚偉視之乃長沙王也吾延坐話舊傷感如平生時
而謂吾曰後十年我之六世孫廣當宦於此郡師其念
之吾因問曰王今何爲曰冥官甚尊既而又泣曰師存
而我今六世矣悲夫吾既覺因紀君之名於經笥中至

去歲凡十年乃以君之名氏訪於郡人尚詩君之未至昨因乞食里中過邑吏訪之果得焉及君之來又依然長沙之貌然自憂及今十一年矣故詩君之來晚也巳而悲慌泣下數行因出經笥示之廣乃再拜願執屨錫為門弟子照曰君且去翌日當再來廣受教而還明日至其居而照巳遁去莫知其適時元和十一年至大和初廣為巴州掾於蜀道忽逢照驚喜再拜曰願棄官從吾師為物外之遊照許之其夕偕舍于逆旅氏天未曉廣起而照巳去矣自是不知其所往然照自梁普通七年生按梁史普通七年歲在丙午至唐元和十年乙未

凡二百九十年則與照言果符矣愚嘗攷梁陳二史校
其所說若有同者由是益信其不誣矣
中宗朝唐公休璟爲相嘗有一門僧言多中好爲厭勝
之術休璟甚敬之一日僧來謂休璟曰相國將有大禍
且不遠數月然可以禳去休璟懼甚僧曰相國當於卑
冗官中訪一孤寒家貧有才幹者出爲曹州刺史既得
之願以報某休璟遂訪於親友得張君者家甚貧爲卑
官即日拜贊善大夫又旬日用爲曹州刺史以告僧僧
曰張君赴郡之時當令求二犬高數尺而神俊者已而
張君告辭休璟曰聞貴郡多善犬願得神俊非常者二

焉張君曰謹奉教既至郡乃悉召郡吏告之曰吾受丞
相唐公厚恩拔於不次得守大郡今唐公求二良犬可
致之乎有一吏前曰獨某家育一犬質狀異常願獻之
張君大喜即往取焉既至其犬高數尺而肥其臆廣尺
餘神俊異常而又馴擾張君曰相國所求者二今如何
吏白曰郡南十里某村某民家有一焉民極愛之張君
即齎厚直訪之果得焉以二犬獻休璟休璟大悅且奇
其狀以爲未嘗見遂召僧視之僧曰善育之脫相君之
禍者二犬耳後旬日其僧又至謂休璟曰事在今夕願
相君早爲之備休璟即留僧宿其第是夜休璟坐於堂

之前軒命左右十餘人執弧矢立于榻之隅而僧與休璟共處一榻至夜分僧笑曰相君之禍免矣可以就寢迨曉僧呼休璟偕尋其跡至後園中見一人臥地死視其頸有血蓋爲物所噬者又見二犬在大木下仰視之見一人袒而匿其旁休璟詰曰汝爲誰其人泣曰某與彼俱爲盜昨夕偕來將致害相國遇此二犬彼遂爲所噬而死某懼因匿身於此二犬蹲於樹下某視其他徑將逬焉迨曉終不去今甘死於是矣休璟召左右令縛之曰此罪固當死然非某心受制於人爾願釋之休璟命解縛盜拜泣而去 俱宣室志

鄧州有老僧日食二鳴鳩僧俗共非之老僧終無所避當饌之際有貧士求食分其二足而食食訖老僧盥漱雙鳩從口而出一則能行一則匍匐在地貧士驚亦吐其飯其鳩二脚亦生衆皆敬異號曰南陽鳴鳩和尚

興元縣西野有蘭若上坐僧嘗飲酒食肉群輩皆效焉一旦作大餅招群徒衆入屍陀林以餅裹腐屍肉而食數啖不已衆僧掩鼻而走上座曰汝等能食此肉方可食諸肉自此緇徒因成精進也此事柳僕射仲郢在興元日親驗之　俱雲溪友議

吳僧文捷戒律精苦奇跡甚多能知宿命然罕與人言

予群從遵爲知制誥知杭州禮爲上客遵嘗學誦揭諦
呪都未有人知揵一日相見曰舍人誦呪何故缺一句
既而思其所誦果缺一句浙人多言文通不壽一日齋
心往問揵揵曰公更三年爲翰林學士壽四十歲後當
爲地下職任事權不減生時與楊樂道待制聯曹然公
此時當衣衰絰視事文通聞之大駭曰數十日前曾夢
楊樂道相過云受命與公同職事所居甚樂慎勿辭也
後數年果爲學士而丁母喪年三十九矣明年秋揵忽
使人與文通訣別時文通在姑蘇急往錢塘見之揵驚
曰公大期在此月何用更來宜即速還屈指計之曰急

行尚可到家文通如其言馳還徧別骨肉是夜無疾而終捷與人言多如此不能悉記捷常持如意輪呪靈變尤多餅中水呪之則湧立畜一舍利晝夜常轉於瑠璃餅中捷行道遶之捷行速則舍利亦速行緩則舍利亦緩士人郎忠厚事之至謹就捷乞舍利捷遂與之封護甚嚴一日忽失所在但空餅耳忠厚齋戒延捷加持少頃見觀音像衣上一物蠢蠢而動疑其蟲也試取乃所亡舍利如此者非一忠厚以予愛之持以見歸予家至今嚴奉蓋神物也夢溪筆談

吳有異比丘號毛僧日遊聚落飲食無所擇輕薄子多

狎玩之貴勢要之不詰忽謂人曰吾其死矣乃危坐說偈曰乇僧毛僧事事不能死了燒了却似不生言畢遽化嗟乎異哉其端師子戒闍梨之徒乎 冷齋夜話

是養生至言

有僧法名無夢自云鄂州人多化府畿村落間手持木牌一面正書詩二首云身爲車兮心爲軾車動軾隨何討息交梨火棗是誰無自是不除荆與棘又云身爲客兮心爲主主人平和客安堵若還主客不康寧精神管定辭君去後至封丘縣富固村曰此一片地可以寄吾身乃坐化鄉人共盖堂以庇之其髮每月生一二寸則人爲剃之後爲一頮人手摸而觸之卽不復生人有疾

今因事設官爲害多類此

者往請藥即有藥隨器中服之多愈其眞身儼然面色紅潤必有道者也墨客揮犀

僧

韓建麄暴好殺而重佛教治華州患僧衆麗雜犯者衆欲貸之則不可盡治之則恐傷善類乃擇其徒有道行者使爲僧正以訓治之而擇非其人反私好惡寻奪修謹者其不得伸犯法者愈無所憚建久之乃悟一日忽判牒云本置僧正欲要僧正僧既不正何用僧正不如除去使僧自正傳者雖笑然亦適中理避暑録

稷下之盛胎驪山之禍太學三萬人噓枯吹生亦兆黨

錮之寃今吾聞本秀二僧皆以口耳區區奔走王公洶洶都邑安得而不敗殆非浮屠氏之福也　東坡志林

雲庵住洞山時嘗過檀越家經大林間少立聞哀聲雜流水臨澗下窺有蹲水中者使兩夫下扶緣臂而上乃盲女子年十七八許問其故曰我母死父傭於遠方兄貧無食牽我至此猛推下我而去雲庵意惻不自知涕下顧其人力曰汝無賴可畜以相活我給與一世力拜諾即以所乘筍輿舁歸山雲庵步隨之盲女後生三子皆勤院事雲庵雖領衆他山歲時遣人給衣食如子侄然雲庵高世之行若此類甚衆　冷齋夜話

人世多一物則多一累此僧可法

予遊褒禪山石岸下見一僧以紙軸枕首跣足而卧予坐其旁久之乃驚覺起相向熟視予曰方聽萬壑松聲泠然而夢夢見歐陽公羽衣折角巾杖藜逍遥潁水之上予問師嘗識公乎曰識之予私自語曰此道人識歐陽公必不凡乃問曰師寄此山如今幾年矣道具何在伴侶爲誰僧笑曰出家欲無累公所言袞袞多事人也曰豈不置鉢耶曰食時寺有椀又曰豈不畜經卷耶曰藏中自備足曰豈不備笠耶曰雨即吾不行曰鞋履亦不用耶曰昔有之今弊棄之跣足行殊快人予愕曰然則手中紙軸復何用曰此吾度牒也亦欲睡枕頭予甚

眞得禪理

以其戲爲

愛其風韻恨不告我以名字鄉里然識其吳音也必湖山隱者南還海岱逢佛印禪師元公出山重荷者百夫擁輿者十許夫巷陌聚觀喧吠雞犬子自嘆曰使褒禪山石崖僧見之則子為無事人耶 冷齋夜語

僧法一宗杲自東都避亂渡江各攜一笠杲笠中有黃金釵每自檢視一伺知之杲起奏廁一亟探釵擲江中杲還亡釵不敢言而色變一叱之曰與汝共學了生死大事乃眷眷此物耶我適已為汝投之江流矣杲展坐具作禮而行 老學庵筆記

僧謂酒為般若湯謂魚為水梭花雞為鑽籬菜竟無所

譚曰亦此類

益但欺而已世人有爲不義而文之以美名者與此何異哉 東坡志林

僞僧

五臺山僧誠慧其徒號爲降龍大師鎮州大水壞其南城誠慧曰彼無信心吾使一小龍警之自言能役使毒龍故也同光初到闕權貴皆拜之唯郭崇韜知其爲人終不設拜京師旱迎至洛下祈雨數旬無徵應或以焚燎爲聞懼而潛去至寺慙恚而終建塔號法雨大師何其謬也 北夢瑣言

江南一縣郊外古寺地僻險邑人罕至僧徒乆苦不足

緇流行許多類此

一日有遊僧方至其寺告于主僧且將與之謀所以驚人耳目者寺有五百羅漢擇一貌類已衣其衣頂其笠策其杖入縣削髮誤爲刀傷其頂解衣帶白藥傳之留杖爲質約至寺將遺千錢削者述所以得杖貌相與見主僧更異之開羅漢堂門凝塵滿榻如久不開者視之此羅漢衣笠皆所見者頂有傷處血漬藥傳如昔前有一千皆古錢貫且朽因共嘆異之傳聞遠近施者日至寺因大盛數年其徒有爭財者謀稍泄 澠水燕談

脩行

元符三年八月余在合浦有老人蘇佛兒來訪年八十

二不飲酒食肉兩目爛然蓋童子也自言十二歲齋居脩行無妻子有兄弟三人皆持戒念道長者九十二次者九十與論生死事頗有所知居州城東南六七里佛見常賣菜之東城見老人言即心是佛不在斷肉余言勿作此念衆人難感易流老人大喜曰如是如是東坡志林

成佛

海鹽縣蔣十八居士蔣念二孺人日誦大乘斷除嗜欲一日洗漱更衣燒香念佛書頌而終居士頌曰這個幻身四大合成今日分散各歸其根諸幻旣滅灰飛煙絕

如空中風猶碧天月既無障礙又能皎潔一切永斷無復言說又云直道而行心不謟曲四十年來脫離嗜欲唯闡大乘朝讀暮讀今朝擺手西歸自有現成果足孺人頌曰看過蓮經萬四千平生香火有因緣西方自是吾歸路風月同乘般若船 閑窻括異志

火化

湖州妙喜村民相二十素狡獪爲一鄉之害年五十忽悟所爲痛自刻勵日誦佛號数年不暫輟忽一日徧詣素所往來者自言所積惡業至重須焚身以懺各丐薪数束不旬日得薪数百束積高二丈許結紙菴其顛刻

日自焚觀者環遶然村人猶畏之無敢與之下火相乃口銜炬合掌端坐菴中以炬四燃須臾煙焰周合乃至指節燼落凝然不動睽車志

轉藏

臨江軍惠曆寺初造輪藏成僧限千錢則轉一匝有營妓喪夫家極貧念欲轉藏以資冥福累月辛苦求捨隨緣終不滿一千迫於貧乏無以自存且嫁有日矣此心眷眷不能已乃携所聚之錢號泣藏前擲錢拜地輪藏自轉闔寺駭異自是不復限数矣閑窻括異志

奉佛

歐陽氏子孫奉釋氏尤嚴於它士大夫家余在汝陰嘗訪公之子棐於其家入門聞歌唄鐘磬聲自堂而發棐移時出手猶持數珠諷佛名具謝今日適齋日與家人共爲佛事方畢問之云公無恙時薛夫人已自爾公不禁也及公薨遂率其家無良賤悉行之汝陰有老書生猶及從公游爲予言公晚聞富韓公得道於淨慈本老執禮甚恭以爲富公非苟下人者因心動時顒華嚴者本之高第公稍從問其說顒使觀華嚴經讀未終而薨則知韓退之與大顛事眞不誣公雖爲世教立言要之其不可奪處不唯少貶於老氏雖佛亦不得不心與也

趙清獻公自錢塘告老歸錢塘州宅之東消暑堂之後舊據城闉橫爲屋五間下瞯虛白堂不甚高大而最超出州宅及園圃之中故爲州者多居之謂之高齋旣治第衢州臨大溪其旁不遠數步亦有山麓屹然而起卽作別館其上亦名高齋既歸唯居此館不復與家人相接但弟子晨昏時至以二淨人一老兵爲役早不茹葷以一淨人治膳於外功德院號餘慶時以佛慧師法泉主之泉聰明高勝禪林言泉萬卷者是也日輪一僧伴泉三五日一過之晚畧取鮓脯於家盖不能終日食素老兵供掃除之役事已卽去唯一淨人執事其旁暮

以一風爐置大鐵湯瓶可注斗水及列盥漱之具亦去公燕坐至初夜就寢鷄鳴淨人治佛室香火三擊磬公乃起自以瓶水頮面趨佛室暮冬尚能日禮百拜誦經至辰畤余年二十一嘗登高齋尚髣髴其處後見公客周竦道其詳欣然慕之今吾居此日用亦略能追公一二但不能朝食素精進佛事愧之爾俱避暑録

戒殺

唐高祖實録武德二年正月甲子下詔曰釋典微妙淨業始于慈悲道教冲齊至德去其殘暴況乎四時之禁毋伐麛卵三驅之禮不取順從蓋欲敦崇仁惠蕃衍庶

物立政經邦咸率斯道朕祗膺靈命撫遂群生言念亭育無忘鑒寐殷帝去網庶踵前修齊王捨牛實符本志自今每年正月五月九月十直日並不得行刑所在公宜斷屠殺此三長月斷屠殺之始也唐士大夫如白居易輩蓋有遇此三齋月杜門謝客專延緇流作佛事者今法至此月亦減去食羊錢蓋其遺制 老學菴筆記

釋氏智論云天帝釋以大寳鏡照四大神洲察人善惡正五九月照南贍部洲二六十月則照東三七十一月則照西四八十二月則照北唐太宗崇其教故正五九月禁食葷百官不支羊錢迨今不改陰陽家襲其說不

知其義乃曰臣下屬商本朝以火德故臣下避之其法
始於唐唐以土德豈亦有所避耶 雲麓漫抄
水族痴暗人輕殺之或云不能償寃是乃欺善怕惡殺
之其不仁甚於殺能償寃者李公擇嘗謂金雞有無雄
而卵者抱之雖能破殼而出然不數日輒死此卵可食
非殺之也余曰不然凡能動者皆佛子也竹蝨初如塗
粉竹葉上爾然久乃能動百千爲曹無非佛子者梁武
水陸画像有六道外者以淡墨作人畜禽獸等形罔罔
然於空中也乃是佛子流浪陋劣之極至於濕生如竹
蝨者尤不可得但若存若亡於溟漠間耳而謂水族雞

卵可殺乎但吾起一殺念則地獄已具不在其能訴不能訴也吾久戒殺到惠州忽破戒數食蛤蟹然自是懺悔復修前戒今日從者買一鯉長尺有咫雖困尚能微動乃置水甕中須其死而食生即赦之聊紀其事以爲一咲

予少不喜殺生時未能斷也近年始能不殺猪羊然性嗜蟹蛤故不免殺自去年得罪下獄始意不免既而得脫遂自此不復殺一物有見餉蟹蛤者皆放之江中雖知蛤在江中無活理然猶庶幾萬一便使不活亦愈於烹煎也非有所求覬但以親經患難不異雞鴨之在庖

厨不復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苦爾南史
隱逸傳始興人盧度有道術少隨張永北伐魏永敗魏
人追急淮水不得過自祝云若得免死從今不復殺生
須臾見兩楯流來接之得過後隱居廬陵西昌三顧山
鳥獸隨之夜有鹿觸其壁度曰汝壞我壁鹿應聲去屋
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次第取食逆知死年月竟以壽
終偶讀此書與余事粗相類故并錄之　俱東坡志林
曾鳳昭陽廬陵人余嘗與之同僚忽以疾告數日余往
問之因云昔年病傷寒旬餘不解昏瞪中忽覺為牛所
吞境界陡異知此身已隨牛腹中於是矍然曰身不足

惜如母老何因發誓自此復見天日當終身不食太牢悚然驚寤流汗如雨病遂良愈持戒已十年矣昨偶飲鄉人家其牛炙甚美朋舊交勉之恐饞不禁為之破戒歸即得疾疇昔之夜夢如往年恐懼痛悔以死自誓今幸汗解矣余聞其說異之且嘗記小說所載食牛致疫事極衆然未有耳目所接如此者余家三世不食牛先妣及余皆禀賦素弱自少至老多病然瘟疫一症非惟不染雖奴婢輩亦復無之益信昭陽之說為不誣且併著之以為世戒　癸辛雜識

懺悔

支提長老善秀言其鄉里有人以田獵畢弋爲業者其妻晝寢忽見牀前地裂深不可測俯視見城郭屋宇恍惚間身墮其間至殿庭仰望有王者坐其上左右皆牛頭阿旁主者命以大刀斷其手足剖割心肺縣挂之自踵至頂細剉血肉如泥乃捼和成團塊業風吹之俄復爲人方其身被慘毒而其識神在傍見其屠剥痛苦不可名狀既醒則身故在榻上移時始能言百體餘痛經日乃定自後或經歲或半載所見輒如此不勝其苦一日又然則聞殿上人謂之曰當往求善秀長老說懺悔可以滅罪乃如其言謁秀道其故秀教之誦破地獄真

言且爲演說懺滌自後乃不復覩前事竟亦善終 睽車志

佛後身 木乂後身乃作蔡卞何墮落至此

蔡元度適除杭州次泗州僧伽吐光射其舟萬人仰瞻有按呈露士大夫知元度不起矣至高郵而沒世言元度乃木乂後身云 閑窻括異志

地獄

釋氏有十八地獄之說膾炙人口久矣其義未詳然釋氏有六根六入三毒之分緣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因六入色聲香味觸法皆有三毒貪嗔痴之惡業故三六共

成十八之數也凡九地而兩之亦其十八之數焉冢蟲海録

唐思元大夫崔義起妻蕭鏗女也爲人妬忌多嗔好打奴婢不信業報麟德元年從駕洛陽至三年五月身亡蕭所愛婢名閏玉信樂佛法家爲夫人設三七齋僧正食時夫人自來看齋枷項鏁腰獄卒衛從唯閏玉見夫人靈著此婢使傳語家内大小云吾適崔氏爲性多嗔横不信因果今至地獄受罪極重願汝眷屬將吾平生受用資具速舍至七七日爲設齋云云侍小兒名録

不信佛

傅奕不信佛法高祖時有西國胡僧口吐火以威脅衆

奕對高祖曰此胡法不足信若火能燒臣即爲聖者高祖試之立胡僧於殿西奕於殿東乃令胡僧作法於是跳躍禁呪火出僧口直觸奕奕端笏曰乾元亨利貞邪不干正由是火返焰燒僧立死　獨異志

譏禪

孔叢子有言昔有人聞遠方能不死之術者裹糧往從之及至而其人已死矣然猶嘆恨不得聞其道子愛其事有中禪者之病佛法浸遠真僞相半唯生死禍福之際不容僞耳今日識其僞猶惑之可笑也　冷齋夜語

說類卷之四十一終